

金性尧：话文事“恍如百味濡双唇”

□韦决

文史大家金性尧生前有诗赠我：“初临寒舍识清醇，握手欢然似故人，话到当年文苑事，恍如百味濡双唇。”短短四句，蕴含金老多少言之不尽、百感交集的话语，每忆此诗，我眼中便浮现金老先生满脸愁绪的表情。日前适有舟山之行，就把去定海观瞻“金性尧故居”作为日程安排之首选。



晚年金性尧(韦决摄)



摄于金家大屋的全家福(前排右一为金性尧)



定海金性尧故居

金家老宅多往事

金性尧先生祖籍浙江舟山定海城关镇，祖上均以耕田为生。到了祖父金祥绶这辈，时代进化，工商兴起。于是，15岁的金祥绶只身来到上海打工，并很快被一家叫“公和来”的颜料商行录用。他从学徒工做起，不分白天黑夜，从店铺到弄堂，满街销售颜料。他的一天销量，是其他伙计的好多倍。小年纪，在当地成了有名的“跑街先生”。他的勤快和服务周到，深得老板和客户的好评，而他自己也有了一份不错的收入。此时颜料店开始扩容招股，他就以自己的血汗钱投了一份，从伙计而成为股东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中德两国贸易突然中止，国内德国颜料断了货源，可“公和来”在这之前进了一大批，存货充足因而获利丰厚，店家也按比例分了他一份较为可观的股利。

金祥绶在上海赚得第一桶金后，便回家乡在定海北大街（今人民北路）桑园弄购地百多亩，建造一座当时定海最为亮眼的走马楼，人称

“金家大屋”。此屋共有三进，都是五开间三厢房的两层结构，雕梁画栋，中西合璧，坐西朝东，背靠溪河，临街大门气势非凡。这样住宅，给幼小的金性尧留下深刻印象，他在晚年的回忆中说：“楼下的大堂前，有一道宽敞的走廊，廊下挺立六根石墩为础的乌漆木柱，廊的南面开了两扇窗。每到夏天，就朝着窗口躺在藤椅上，大自然童叟无欺，风便不招自来，一分钱也用不着花。”除了造房，金祥绶还投资建设家乡电灯公司，此成为定海工商八大家之一。完成这两件事后，他又返回上海“公和来”，不久因病离开人世。

金祥绶建造的大屋和产业，就交到儿子金炳生手上。金炳生娶同乡中医世家之女甘葆壬为妻，并生有二子一女，大儿子即金性尧，二儿子金性舜，女儿金维新，可见上辈希望家族后人如“尧舜”、“维新”。在金炳生手上，金家大屋得到良好维护，还装上了白瓷浴缸、暖气环屋等现代设施。金炳生读过几年私塾，家中备有《庄

子》《水经注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及言情小说等书，成了金性尧儿时的读物。这时，金性尧已先后在三家私塾读了十余年书，中国古典文学基础已打得扎扎实实。由于父亲还继承祖父“公和来”的股份，上世纪三十年代初，全家就移居上海，并选定北京西路（近陕西北路）购地筑房，1936年共建成十四幢石库门楼房，为报答妻子对他建房的支持，取名“葆壬里”，除一幢自住外，其余用于出租。这些租金，加上“公和来”的股利，使金家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在这里，金性尧从16岁入住，到91岁终老，前后七十多年。在他生前，我常趁此屋与他聊天，后来他的耳朵失聪愈显严重，就不去打扰他了。

如今，我去定海瞻仰舟山的“金性尧故居”，已是面目全非，第一进了无踪影，原址耸起电信商业高楼，只留下一角残窗断瓦。第二、三进也已摇摇欲坠，因金家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离开后便无人居住了。

桑榆乡情溢于纸

尽管少小离家，但金性尧乡情依旧，几时的记忆历历可数。1932年他到上海后，因不喜欢经商而一头扎进了文学爱好中。凭着一腔热情，常为家乡的《舟报》副刊撰稿。1934年，他化名金振华作为主编与在沪的舟山籍文学青年乐时鸣、胡世奎等一起，创办微明文学社，编辑《微明》文学刊物。他后来相继写了《食味小记》《江村之夏》《故乡的戏文》等，都是对故乡的眷恋，这些文章都收入他的散文集《星屋小文》《风土小记》。即使到晚年，他写文章的落款，也常常是“定海金性尧”。1981年，金性尧与表兄甘迈（时任总参谋部外事局副局长）一起，回到定海省亲，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回乡，多少慰藉了他的乡愁。

在舟山博物馆，藏有几封金性尧给同乡吴兴余及家人的信。吴兴余早年是定海“丰泰隆”老板、舟山电灯公司经理，又喜好昆剧与收藏，与当时文人吴小源、方培茵等交往甚多，金性尧也是其中之一。在通信中，金性尧情真意切：“兴

余我兄：迭奉手教，是念种种，实以冗赘，文债积压尤多，致疏裁答，愧对关注，至以为歉。故乡久思重来，唯弟性寒，顷俟来年春暖花开日。”还寄以新出的《唐诗三百首新注》相赠。后来获悉吴兴余去世，金性尧给家属去信说：“我本打算夏秋间到定海来，一方面想重访数十年不见的父老友朋，一方面也因令尊屡次函邀，没想他竟不再等我几个月了。我们和你吴家是三世旧交，令尊和我生前，我们祖父和你曾祖父就在常走动，当时我只有十余岁。‘四人帮’打倒后，他再来信，其诚意令人感动。至此，我们一直在信中倾泻积思，互抒康健。谁知一水之隔，成就永诀。我要写一篇悼念文章，约二、三千字，现在先写了一首诗给你们。”

舟山作家何信峰先生为建立舟山市作家文库，在收集相关作品资料中，与金性尧有较多联系。他在担任《舟山文艺》编辑时，先后约金性尧写过《过于执的悲剧》《星屋六首》等诗文。十多年后，金老还记得此事。当何信峰出版

诗集，寄请金性尧指正，金老回信说：“大作《在东海之湄》已收到，拜诵数首，深佩高才。故乡能出诗人，尤慰老怀。”何信峰还记得，金性尧受聘过舟山市诗词学会高级顾问，会刊《瀛洲涛声》创刊时，他以《星屋旧作录》（七首），为家乡刊物助力。

舟山另一位作家方交良，跟我谈起与金性尧的交往，也深有感慨。因慕名而想见金老一面，便冒昧写信到上海古籍出版社：“知道先生是我乡贤，很感亲切，所以先生的书能找到的都读。先生身体可好？晚辈能否拜访？”金性尧收到信后回复说：“由出版社转来惠教，大为欣幸。乡亲之谊，远过普通朋友。”2007年6月底，方交良与同乡几位文学青年到上海瑞金医院看望金老，这是老人生前见到的最后一批客人，且是同乡小辈，给了他无限安慰。

由此可见，金性尧虽别故乡数十年，却依然乡情依依，很感亲切，所以先生的书能找到的都读。先生身体可好？晚辈能否拜访？”金性尧收到信后回复说：“由出版社转来惠教，大为欣幸。乡亲之谊，远过普通朋友。”2007年6月底，方交良与同乡几位文学青年到上海瑞金医院看望金老，这是老人生前见到的最后一批客人，且是同乡小辈，给了他无限安慰。

文坛编刊沐风雨

虽然从小受的是私塾教育，饱读四书五经，但他对“五四”新文学也抱有浓厚兴趣。住在海岛上时，家里一些重要物品，包括父亲的书籍，都是托上海会计代购。当时父亲把需购物品开了单子准备邮寄之前，金性尧就悄悄添上几本书刊，而物品由船带来时，一般是上午8时左右，父亲还未起床，书已被金性尧取下。这样“偷买”，没被父亲发现，他沾沾自喜。其中有鲁迅、叶圣陶、冰心、巴金著作，以及施蛰存办的《现代》等杂志。与家人移居上海后，购买书刊就有了更大的方便。仅期刊就先后买了一百六十多种，《东方杂志》《文学》《语丝》《光明》《烽火》等。文学书刊看多了，就以“文载道”的笔名，撰写《期刊过眼录》《新文艺书话》等，在柯灵主编的《世纪风》等报刊发表，由此也结识了一批文学同道。

这就说到了金性尧主编的几种刊物，即《鲁迅风》《潇潇》《古今》《文史》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，上海已沦为“孤岛”，抗日文化运动也蓬勃发展。此时，文坛有一股反鲁迅杂文的歪风，而欢喜鲁迅杂文风格的金性尧闻之非常气愤，提出索性办一个《鲁迅风》刊物，别人讨厌它，我偏偏要办一个。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的王任叔（巴人）接受了金性尧的建议，决定创刊《鲁迅风》。原由唐弢和金性尧合办，唐因妻病没有到任，实际就是金性尧一人独挑大梁。他在1939年1月《鲁迅风》创刊号的《编后记》写道：“我们固然爱护‘鸡零狗碎’的杂文，但却并不因此而菲薄一切‘大气磅礴’的作品，什么派、什么系，我们全不管。唯一的要求，只是‘货真’而已。”参与《鲁迅风》办刊的志同道合者，除王任叔外，还有柯灵、唐弢、孔另境、周黎庵、周木斋等同人，一起讨论选题，或帮助组稿，或无偿撰文。王任

叔还安排地下党陈明担任刊物的印刷工作，进步文化人来小雍当发行人，冯梦云挂名当编辑人，使杂志出版获得当局批准。《鲁迅风》所需经费全部由金性尧掏腰包，而且常常是在急需用钱之时，他二话不说，立即予以调拨解决。同人中如唐弢、孔另境等家中遇到困难，金性尧都伸以援手，慷慨借贷。

我曾藏有全套19期《鲁迅风》，其中有6期发表了鲁迅的书信、日记和手迹，以及瞿秋白生前未刊诗稿。发表纪念、研究鲁迅文章24篇，发表介绍新四军和“江抗”的通讯特写《江南通讯》《二十一天》，以及《徐特立访问记》。持续发表郑振铎、王统照、陈望道、许广平、巴金、李健吾、赵景深、萧军、萧红等“五四”以来的新老作家作品四十余篇。总之，金性尧一个非党编辑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在全部19期二百六十多篇文章中，发表中共党员作家作品八十余篇，占比达三分之一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
《潇潇》是金性尧主编的一份月刊。1941年，处于孤岛中的上海，弥漫着一片萧瑟沉闷的气息。为此，金性尧联想到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等古诗句，便决定办一份叫《潇潇》的文艺刊物，籍以振兴一下万马齐喑的上海文坛。《潇潇》也是金性尧一人办刊，就在自己家里独自负责组稿、编辑，由长城书局排印发行。

创刊号上，有许广平转来的鲁迅先生遗文《致王冶秋书》，及她自己给鲁迅《序跋集》写的序，有巴金小说《撒野》，柯灵散文《碰壁》，还有一个“周木斋先生纪念特辑”，《潇潇》在出版的三期中，刊载不少有影响的文章，如郁达夫《促沫若先生返国信》，柯灵《遥祀》，陆象贤《尺书》，巴金《龙》，李健吾《杂记》等。在第三期的《我们的社语》中，金性尧写道：“日子又匆匆的逼近了

岁暮，海上风深，夜气萧瑟，在一灯突然之下，总算又将第三期支持过去了。”可以看出，此刊办得十分艰辛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，《潇潇》难以支撑，不得已停刊。比起金性尧先生主编的另一份杂志《鲁迅风》来，影响自然无法相提并论，盖因《潇潇》仅出三期，但唯有如此，《潇潇》便“物以稀为贵”了。那年他已年逾九旬，在斋藏《潇潇》封面上写道：“这是我主编的旧刊，十分难得，请韦决同志藏之，金性尧癸未夏月。”这样的旧刊及主编题签，以后再难复得也。

之后，金性尧应《古今》主编周黎庵之请，有一时期参与该杂志撰稿，因“离家较近”，担任了“半个编辑”。周是金主编《鲁迅风》时的同人、文友，又曾一起应郑振铎、许广平、王任叔邀请，参加1938年版《鲁迅全集》的校阅工作。《古今》共出了57期，它停刊后，金性尧因手头还有一些积稿，就主编了《文史》杂志，内容与《古今》大致相同，因抗战胜利在即，只出了三期也终刊了。创办《文史》，金性尧只单纯从事撰稿和编辑，也不知道都是在地下党袁殊暗中授意和指使下进行的。

金性尧在二十多岁时就与周氏兄弟交往，为了表达对鲁迅的景仰，他将鲁迅写给他的四封信件，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。他与曾在陈毅麾下任新四军军官的阿英是铁杆书友，情同手足，交流海书，藏书经历颇多。他的《语丝》尚不齐，阿英将自己的复本赠予他，使其不再有抱残守缺之感。还有他熟悉的著名社会活动家、曾参与中共早期创建工作的陈望道，很早就任在沪江大学听过陈的“文艺思潮课”，后协助陈操办“语文展览会”。如此等等，说明金性尧是一位不谙政治，却倾向进步爱国的纯粹读书人。

晚岁文笔更张弛

年轻时，金性尧主要写杂文，与王任叔、柯灵、唐弢、周黎庵、孔另境、周木斋等合著《边鼓集》《横眉集》，出版过个人文集《金屋小文》《风土小记》《文抄》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金性尧先后任春明出版社、文化出版社、古典文学出版社、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辑。凭着扎实的古文基础，他主持编辑“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”“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”“中华活页文选”三套丛书，还担任刘大杰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（三卷）的责任编辑。

1978年退休这年，他被评为古籍出版社先进工作者，并回聘继续从事《中国历代文论选》编辑工作。2006年，获得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颁发的“资深出版人”荣誉，这是对他一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最高的奖赏。

新时期伊始，金性尧复出后犹如枯木逢春，在文坛频频发力，新作迭出。他强迫自己以每日两千字的写作进度与时间赛跑。1980年，金性尧出版了《唐诗三百首新注》。唐诗注本历来不少，而他的注本是行家及读者公认的一个理想注本。四十多年来，此书不断再版印刷，累计印数三百多万册，真正显示出这本畅销书的恒久魅力。以后，我又陆续读到他校注的《宋诗三百首》《明诗三百首》，以及《炉边诗话》《闲说诗经》《夜闻话韩柳》等。还先后以“录”字号为题写作散文随笔，如《伸脚录》《饮河录》《不殇录》《士中录》《一盞录》《闭关录》等，一本连着一本出版。他对明清正史野史烂熟于胸，由此钩沉史料，叙述掌故，或考据史事，或评析古诗，皆信手拈来，涉越成文。如《金圣叹的绝命词》《曾朴乡试掇录》等，大多寓掌故于书卷气之中。其晚年的文字，不以词藻华美见长，而以温润平和取胜，真可谓洗尽铅华，脱俗练达，张弛有度。他实践着自己的散文主张：“散文作家还得和旧学结缘分，使人感到空灵中自有一种醇然之味。”

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始与金老交往，想到金老给我的题诗，我也以四句拙诗作小标题写成此文，以告慰金老。

金家老宅多往事，桑榆乡情溢于纸，文坛编刊沐风雨，晚岁文笔更张弛。



《鲁迅风》创刊号